

西海固那个地方

1978年在我的记忆中，一直以来似乎都是一个特殊的符号，显得尤为重要，其中许多片段好像和那几棵白杨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，它们十分挺拔地截向蓝天，神秘莫测地在空中舞动着自己的个性。四季的变化让我能够感受到春夏秋冬的力量，整个少年时代，我每天都看得见它们，因为那是我出发或者抵达的地方。

风是树的灵魂，呼啦啦，风过处，树为风留下了唯一的痕迹。我怀念它们，就像怀念粮食、空气和水。

那是一个冬天，解放牌大卡车翻过一座山，在下滑的过程中，我看见山底隐现出几盏缥缈的灯火，无边无际的远夜立即有了些许生动，我知道自己到了人生开始的另一个地方。所有的孤旅者都明白，离别和团聚，占据了人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，当经历成为往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孤枕难眠。

这个地方不大，是一个县城。1978年那会儿，在中国买什么东西都需要票，粮票、布票、肉票……甚至是买豆腐也要凭票，这个地方也不例外，我曾经无数次在三更半夜被父母叫起，排队帮家里买豆腐，还经常空手而归，原因是排队买豆腐的人太多了。虽然很辛苦，但也不乏快乐，以至买豆腐后来成了我的一种娱乐活动，当然，每次都是大哥抑或二哥去的，我只是充当了一只跟屁虫，那时我弟弟还小，自然轮不到他。

小时候，我们兄弟四个常受别人欺负，但是，书上说事物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实践起来也是如此。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了，曾经欺负过我们的人老远看见，跑得比冲出枪膛的子弹还快，其实不用跑，让条路就可以了。那时，我们兄弟四个几乎从来不和大院里同样是支边人的小孩玩耍，民谚说：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天生会打洞；鱼找鱼，虾找虾，乌龟找王八。经验告诉我们：和他们来往，吃亏的往住是我们。一直到今天，经验再次告诉我们：吃亏同样是福。

或许是潜移默化，我在独处中注意到了那几棵白杨树，从白杨树的上方望去，就能看见远处连绵不断的群山，这时，就会让我产生美好的遐想，关于冬夜，关于火车，关于故乡，关于那个从上海转学来的十分洋气的女同学，她的笑容让我痴迷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人的梦想也许就是从少年时期开始萌发的，是什么东西自发地启蒙了我们内心的一种向往、一种渴望？我常常陷入这种模糊而又令人兴奋的懵懂之中。

那时我常常这样想：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总会有人管的，没有吃，没有喝，没有穿，就到商店里去拿，用完了再去拿，父母不是给我们拿来了许多吃的、喝的和穿的嘛！那个时候就拿不知道去哪里拿，就天天盼望着自己赶快长大，长大就可以像父母一样出去拿东西了，后来知道在哪里拿了可又不能随便拿，那可是要银子的啊！而银子又是父母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换来的。这个荒唐的想法也许是我早期对于商品流通的最初认识和理解。

抬头迷茫地张望着天空，蓝天、白云，还有那几棵历经了太多苦难的白杨树，它们守望着自己的灵魂。同时，承载着一个少年的一种寄托，一种情感，甚或一种希冀。

在以后的每一个日子里，呼啦啦，当风起的时候，我就会默默想起西海固那个一年四季刮着大风的地方。



刘鹏凯，安徽人，1968年生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白太阳》、散文集《心灵的边缘》《左边狐狸右边葡萄》、诗集《愤怒的蝴蝶》等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津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香港文艺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刊》等文学期刊。

鲁迅的书账

江舟

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的深夜，北京绍兴会馆的灯还亮着。鲁迅在日记本上写下第一行字，也开启了此后二十余年如一日的书账记录。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（生命倒数第二天），这笔墨的轨迹才戛然而止。这些附于每年日记之后的购书清单，书名、册数、价款、日期，一丝不苟，俨然一部以银钱与文字交织而成的精神行旅图。

若将书账逐年摊开，便见一个浩荡的知识宇宙在纸上渐次展开。二十四年间，有据可查的购书达三千余种，九千六百余册，另有碑帖拓片近七千张，耗资一万四千余银圆。这还只是他1912年后的部分记录，早于绍兴、南京、日本求索时购置的书籍早已漫漫难考。即便在日

记时期，亦偶有疏漏——1936年病重时他曾补记：“此乃追补，当有遗漏矣。”那些丛刊、说部、汇编之中，往往一书含百种，若细算起来，实际经眼的卷帙，只怕还要翻上几番。

书账背后，是一个在拮据中对精神食粮近乎倔强的投入。鲁迅一生执教、为官，收入虽不算赤贫，却也绝谈不上阔绰。许广平曾忆起一桩旧事：他想买《四部丛刊》以助文学史研究，可那价格是数百大洋——相当于当时普通职员数年的薪俸。他为此辗转反侧多日，最终还是毅然将书捧回。这般“一掷千金”，与他对自身衣食的近乎严苛的节俭，形成了刺目的对照。教育部同僚视他为“怪人”：总是一身旧布袍，西裤单薄，数九寒天亦不加棉。他曾对学生孙伏园



◆山川故园

父亲的河流

卫正付

父亲的老家在浙西南的大山里。门前有条溪，窄处不过两步宽，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卵石。他十四岁那年，背着布包袱，沿着这条溪往下走，走了一天一夜，到了镇上，又坐上去城里的班车。这一走，就再也没有回头。

小时候不懂他为什么要走。后来才知道，爷爷去世得早，家里揭不开锅，他是长子，必须出去找活路。溪水从山上流下来，一路汇进小河、大河、大江，父亲也是。从山里的泥瓦匠，到镇上的木工学徒，再到城里的建筑工人，他像一滴水，融进了更大的水流里。

每年端午，父亲都会带我去河边看龙舟。他站在岸上，看着那些奋力划桨的汉子，眼睛里有光。有一年他忽然说：“我从山里出来的时候，也像这龙舟，不管不顾地往前冲。”我问他：“现在呢？”他说：“现在流不动了，该你往前了。”

◆人间小景

岁月静开一朵花

王鹤

我正在阳台上修剪一株快要枯萎的茉莉。剪刀停在半空，想起从前总爱对着一盆花长吁短叹，怕它开得太迟，又怕它谢得太早。如今却发现，花开花落原是岁月的另一种呼吸——不疾不徐，刚好够我读懂每一片叶子的语言。

年轻时总把生活当成一部快进的无声电影，急着去赶下一场戏，却忘了给当下一个特写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从前只觉得那是一种闲情，现在才懂得，那其实是一种与时间握手言和的智慧。南山就在那里，不见不散，但你要先学会停下脚步，才能看见它的青翠。

我常常想起老家屋前的那棵老槐树。孩提时，它便立在那里，枝干不算粗壮，风一来就簌簌地摇，可腰身始终挺得笔直。每年春天，它总是不紧不慢地吐出几片新叶，像老人翻开一本旧书的扉页，一页，两页，直到某个清晨推开窗，忽然就撞了满眼的绿。夏日里，那绿便成了荫，厚墩墩地铺了一地，我和哥哥弟弟就在底下乘凉、打盹、做作业、捉迷藏，蝉声从叶缝里漏下来，碎碎的，像撒了一地的铜钱。

那时我总仰着头，看那一串串串白花花挂在枝头，像云，像雪，像奶奶棉袄上细密的盘扣。槐花的香是薄薄的，风一吹就散，可散得极有分寸——不浓不淡，刚好够你踮起脚尖。我只当它是风景，是夏天该有的样子，从没想过它还能入口。直到很多年后，在邻县的餐桌上遇见一盘槐花炒蛋，才知道那满树的白，原来是可以吃的。举箸时微微一怔，心底竟生出些许遗憾来。

那时我十岁出头，没听懂他的话。

黄河之水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父亲这条河，源头在大山深处，一路奔涌，穿过了多少峡谷与险滩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我上中学那年，父亲在工地上摔伤了腰，在家躺了三个月。那是他第一次停下来。每天傍晚，他让我扶他到阳台上，看远处城市的天际线。高楼一栋接一栋地长起来，很多是他参与建造的。他指着一栋说：“那栋的地基是我打的。”又指另一栋：“那栋的模板是我立的。”他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平淡，可眼睛里那种光，跟看龙舟时一模一样。

养好伤后，他再也干不了重活。母亲劝他回老家养老，他不肯。他说：“城里的河宽，流得开。回去那条小溪，转个身都难。”我知道他不是留恋城市，是留恋自己奔涌过的河床。

如今再想，那遗憾反倒成了一种恩赐。正因为我从未摘过它、尝过它，它才永远是记忆里那棵开花的树，不为果腹，不为药用，只干干净净地开着，只为开而开。就像儿时读过的诗，当时只道是寻常句子，几十年后在某个黄昏忽然从心底浮上来，才惊觉每一个字都闪着光。

上周整理书架，翻出一本泛黄的诗集，里面夹着三片干枯的枫叶，那是将近三十年前在香山捡的。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，青涩，甚至有些懵懂。同游的还有一位大男孩，后来我们各自成了家，慢慢失了联系。往事已远，独独这片枫叶还静静地躺在纸页间，颜色褪成了淡褐，脉络却依然清晰如初。我把枫叶贴在掌心，忽然觉得它像一个沉默的智者——不争不辩，只把光阴的故事写在每一条纹路里。

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”年轻时不解其意，总觉得美需要被歌颂，被记录，被定格。现在才明白，最美的往往是那些不经意的瞬间——黄昏时分的鸽鸣，雨后泥土的香气，老友相见时一个会意的眼神。岁月把这些碎片串成风铃，挂在记忆的廊檐下，风吹过时，便是满耳清音。

昨夜从娘家回来，雨下得急。车子在积水中缓缓前行，水花溅起又落下，像一场无声的挣扎。半个车身没在水里时，我握着方向盘，忽然觉得人生也是如此——有些路注定要趟过去，没有人能替你绕开。昨晚在雨里，我忽然理解了什么是“不得不”。有些路注定要趟过去，就像有些关，注定要陪着亲人一起过。

说：“生活太安逸了，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了。”那清贫的外表下，藏着的是一副宁以薄躯载厚思的骨头。

这些书不是藏之高阁的装饰。它们被读、被批、被化作文字的血肉。从碑拓里他看见历史的沉默与残暴，从西洋哲学中汲取批判的锋芒，在文学古籍里辨认民族精神的脉络。那一笔笔书账，仿佛他思想跋涉的驿站标记，见证着他如何将铜板换成火种，将纸张垒成战场。

时至今日，当我们重读这些泛黄的书账，数字之外，更见一个人如何以最踏实的方式构建自己的精神疆土。在动荡的年代里，他始终相信思想的力量必须扎根于深厚的学识土壤。那一册册日记背后，不仅是学者的严谨、读者的热忱，更是一个孤独而坚韧的灵魂，在漫漫长夜中，借书籍点亮灯塔的整个过程。

书账终于一九三六年，而生命止于次日。但墨迹停处，思想并未终结。那些密密记录的书名，早已穿过时间，成为他留在世上的另一重生命——仿佛他的一生，当真与书同在，亦与书同在在了。

后来我大学毕业，留在了城里。父亲已经彻底老了，头发花白，腰也直不起来。可每年端午，他还是会去河边站一站。龙舟从眼前划过去，鼓声震天，他站在那里，像一块被河水冲刷了很久的石头。

前年端午，我陪他去河边。他走得很慢，走到岸边时，龙舟赛已经快结束了。他靠着一棵柳树，喘了好一会儿。我说：“爸，回去吧！”他摇摇头，看着河面，轻声说了句：“我这条河，快流入海口了。”我鼻子一酸，没接话。

今年端午，我买了粽子回去。父亲坐在沙发上，剥了一个，慢慢地吃。吃完忽然说：“明年你带我来看看那条溪吧！我十四岁走出来的那条。”我说好。他又说：“带上粽子，在溪边坐坐。”我知道，他不是想回去。是想在入海之前，再看一眼源头。

每个人的父亲都是一条河。有的汹涌，有的平缓，可都是从自己的源头出发，一路奔涌，滋养了两岸的土地和人。作为儿子，我坐在他流过的地方，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，忽然明白——那不是他的支流，我也是他的延续。河流不会回头，可它的水汽会化成云，飘回山里，再落成雨，汇入新的溪流。

父亲病了，病得很重。做儿女的守在床边，看他日渐消瘦的脸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绞着，却偏偏喊不出疼。医生说能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，就看天意。天意是什么？是昨夜那场不期而至的雨，是今晨这朵猝不及防的花，是我们终将学会的——在无能为力里，做力所能及的事。

于是常常去陪他说说话，给他买些他喜欢吃的东西，看他坐在小桌子前，慢慢把饭菜吹凉了才送进嘴里。看他见到我就会轻轻地一笑，那笑容像极了这株茉莉新冒出的花苞——经历过枯萎，才懂得这淡淡的、一绽，有多么珍贵。原来陪伴不是惊天动地的事，它就是这样，在寻常的日子里，一点一点地，把自己开成花。

守在父亲床边，我忽然又想起了那些槐花。我留不住他的健康，我只需像当年仰头看花那样，静静地看着他，陪着他，干干净净地爱着。

今晨拉开窗，竟看见那株茉莉的枝头又冒出几个米粒大小的花苞。昨天那场倾盆的雨，仿佛只为洗净尘埃，好让它们干干净净地来。我俯身细看，晨光正穿过将落未落的水珠，在嫩绿的叶片上折射出一道小小的彩虹。那样轻，那样薄，像谁用指尖画了一笔，风一吹就要化了。

想起苏轼那句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从前读它，只觉得是豁达；如今再读，方知那是一种与命运和解后的平静。风雨来时你避不开，晴日到了你也拦不住，能做的，不过是撑一把伞，或者晒一晒太阳，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。

晴也好，雨也罢，岁月从不偏袒谁，也不亏欠谁。它只是把所有的悲喜都揉碎了，撒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，等你在某个清晨俯身时，忽然看见——那株茉莉已经开了，白色的花瓣，薄如蝉翼，在七月的晨风里，悄悄地，香着。

一条拥有深度睡眠的狗

王碧君

在喀纳斯的月亮湾，站在岸边俯视一湾翡翠色的湖水，清透如玉。彼时正值盛夏，闷热且没有一丝风，湖水如镜，蓝天白云犹如镜中繁花，水中亦有一轮似火的骄阳，若能置身湖边，掬水在手，或许能凉快一些。

兜兜转转，终寻得一处通往湖边的栈道，迫不及待地沿着木质台阶逐级而下，拐拐抹抹七八个弯，抵达湖边后，发现一个女孩正仰躺在地上操作无人机，看起来最多二十多岁，一身驼色某名牌运动装，扎俩麻花辫，不知是在拍天空还是在拍湖水，在她身侧不远处的灌木丛旁，放着一个黑色大号运动包，背阴处还躺着一条白色的狗，一动不动，走近一看，发现是条拉布拉多，婴儿式侧躺着，对我的靠近也没有丝毫反应。

心中一紧，它莫不是死了吧？赶紧询问旁边的女孩，你好，这条狗是你的吗？它怎么不动了？

女孩听到我的声音，一边把无人机收回来，一边笑着说，不是，它只是睡着了，刚开始走过来时，折腾半天拍照啥的，也没见它动，也以为它死了呢？仔细看它的肚皮，有起伏，有呼吸。

蹲下来凑近去看，肚皮有规律的起起伏伏，果真只是睡着了。看它全身放松，连耳朵都自然地垂贴在侧脸。

于是和女孩说，这狗的睡眠质量真令人羡慕呀，睡眠的最高境界，可能就是睡得跟死了一样吧！

女孩哈哈大笑了起来，说了句所见略同，然后，我俩不约而同地向这条狗投去了同款羡慕的目光。

女孩还告诉我，她到新疆就是来缓解她的失眠的，她听人说，压力大时，故乡的田野最是治愈，人融于大自然中，可以全身心放松，抛开一切，自然就睡得好。可惜她从小在城市长大，她的故乡没有田野，那就到更广阔的他乡去寻找诗和远方。

女孩和我一样，都是看了李娟的散文改编的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，被剧中帧帧如画的美景以及世外桃源般吸引过来的，去完阿勒泰，顺便打卡新疆著名旅游景点。我问她，看过了实景和剧中比如何？

她说，远比电视剧里看到的更美更震撼，就算她用无人机，也拍不出它万分之一的美，无边无际的草原，湛蓝天空上飘着近乎白透的云，还有那清澈见底湖水，层层茂密林立的白桦林和绿云杉……简直美得让人词穷。

是了，无论任何摄影设备也无法媲美人眼的像素，来了新疆也才知道中国之大，山川之美。

我问她睡眠好了一些没？她说，其实环境只是一方面，还是工作的时候压力大，思虑过多，才导致失眠，她是做茶叶生意的，夏天是淡季，索性就闭了店，给自己放个假，睡眠好多了，她这次来更重要的是想挑战自己，全程露营。她自己从山东开车过来，遇到美景美食就停下来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倒也自在，这是她出门的第19天了，离目标一个月还有十来天，打卡完景点就准备回去，然后，要进货开店了，店再不开门，老顾客都要跑光了，除了诗和远方，人总还得要生活。

我给她点了个大大的赞，不由对她刮目相看，她看起来也就刚大学毕业的样子，没想到已经独当一面，是个老板，且勇敢通透。新疆地域辽阔，天高地远人稀，但愿她此行能实现梦之所想，心之所向，少些烦扰，想必睡眠也会好上许多。

新疆古时候我们叫它西域，改名是因为“故土新归”之意。我们来了，换一种远方的氛围，切换内心，休憩好了灵魂，再回到我们的柴米油盐日常生活，恰似“旧人新做”。

请女孩帮我拍了几张游客照，我要帮她拍，她微笑拒绝，说用无人机已经拍了好多张。跟女孩道别，又去看了下那条熟睡的拉布拉多，依旧保持着最初的样子，天地间，睡得浑然忘我。我没有放轻脚步，转身离开，它睡足了自然会醒，否则别人很难吵醒它吧！

可能是曝光效应，后来，我在月亮湾旁边的草丛旁或屋角，见过很多睡得旁若无人的狗，但都不及最开始我见到的那条，看着可爱养眼。于是，我把它酣睡的照片发在了朋友圈，总要留一点我们相遇过的痕迹，哪怕它并不知道。

下面一堆评论问：这是羊吗？好可爱呀！它怎么了，是死了吗，呜呜……

我统一回复：这是一条拥有深度睡眠的狗。

动物无忧无虑，可以睡得像个天真的婴儿，人长大了却有种种忧患。但是某种程度上，我还是情愿来人世一趟，体会着喜怒哀乐，拥有更加完整丰富的生命。

